

绝不低头

大都市

—

“波波”。

汽车来了。

“波波”也是个女孩子的名字。

没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替自己取这个名字，也许是因为她喜欢这两个字的声音，也许因为她这个人本来就像是辆汽车。

有时甚至像是辆没有刹制的汽车。

汽车从她旁边很快的驶过去，“波波”。

她笑了，她觉得又开心，又有趣。

这城市里的汽车真不少，每辆汽车好像都在叫她的名字，向她表示欢迎。

她今年已十九，在今天晚上之前，她只看见过一辆汽车。

那时她刚从一个山坡上滚下来，“波波”，一辆汽车刚巧经过这条山路，若不是她闪避得快，几乎就被撞上了。

她还听见一个系着黄丝巾的女孩在骂。

这个野丫头大概还不知道汽车会撞死人的。

波波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觉得很愉快、很兴奋，因为她总算看见一辆真的汽车了。

她看着那条在风中飞扬着的黄丝巾，心里恨不得自己就是那个女孩子。

她发誓，自己迟早有一天也要坐到汽车上，像那个女孩子一样。

只不过假如有人险些被她撞倒的时候，她非但绝不会骂这个人，而且一定会下车把这个人扶起来。

所以她到了这个城市。

她早已听说这是全中国最大的城市，汽车最多，坐汽车的机会当然也比较多。但这还并不是她偷偷从家乡溜出来的最大原因。

最大的原因是，她一定要找到她的父亲。

在他们的家乡里，赵大爷早已是位充满了传奇性的名人。

有人说他在关外当了红胡子的大当家，有人说他在这大城里做了大老板，甚至还有人说他跟外国人在做贩毒的生意。

无论怎么说，赵大爷发了大财，总是绝没有人会否认的。

所以赵大奶奶除了每年接到一张数目不小的汇票外，简直就看不见她丈夫的影子。

波波这一生中，也总共只见到她父亲四五次。

但她还记得她父亲总穿着马褂，叼着雪茄，留着两撇小胡子，是个相貌堂堂，很有威仪的人。

她相信她父亲无论在什么地方，都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。

大人物总是很容易找得到的。

所以她来了。

二

霓虹灯还亮着。
霓虹灯的光，为什么会闪得如此美丽，如此令人迷惑？
波波也觉得有趣极了。
她心里在想“这次我来了，无论遇着什么事，我都绝不会后悔的！”
她这句话说得真太早！

三

忽然间，天地间已只剩下繁星在闪烁。
汽车呢？霓虹灯呢？
波波忽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更新奇，更陌生的地方。
她已面对扬子江，就像大海那么浩瀚壮丽的扬子江。
她第一次看到了船，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样的船。
船停泊在码头外，在深夜里，码头永远是阴森而黑暗的。
码头上堆着大大小小，各式各样的麻包和水箱。巨大的铁钩，悬挂在天空中，几乎就像月亮那么亮。
明月也如钩。
“麻袋里装的是什么？可不可以弄破个洞看看？”
世界上有种人，是想到什么，立刻就会去做什么的，谁也没法子阻拦她，连她自己都没法子。
波波就是这种人。
她刚想找件东西把麻袋弄破一个角，就在这时候，她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。
那就像是马蹄踏在泥浆上，又像是屠夫在砧板上折肉。
声音是从右面一排水箱后传来的。
她赶过去看，就看到了一样她这辈子连做梦没有想到过的事。
木箱后有二三十个人，都穿着对扎短褂，扎脚长裤，有的手里拿着短刀，还有的手里拿着又粗又长的电筒。
那种奇怪的声音，就是刀刺入肉里，斧头砍在骨头上，电筒敲上头皮时发出来的。
这群人已绝不是人，是野兽，甚至比野兽更凶暴、更残忍。
就算是刀刺入肉里，就算是斧头砍在骨头上，也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。
要倒下去，就倒下去还可以拼命，就继续再拼。
他们真的是人？
人为什么要如此残酷。
波波想不通，她已经完全吓呆了。
可是她不忍再看下去，她忽然冲出去，用尽平生力量大吼！
“你们这些王八蛋全给我住手！”
忽然间，高举起的斧头停顿，刚刺出的刀缩回，电筒的光却亮了起来。
七八只大电筒的光，全都照射在波波的身上。
波波被照得连眼睛都张不开了，但胸膛却还是挺着的。
有几只电筒的光，就故意照在她挺起的胸膛上。
她也看不出别人脸上是什么表情，用一只手挡着眼睛上，还是用那种比梅兰芳唱生死恨还尖亮的嗓子，大声道：“这么晚了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

中睡觉？还在这里拼什么命？”

拿着斧头的，被砍了一斧头的，拿着刀的，挨了几刀的，脑袋上已被打得鼻青脸肿的，全都怔住了。

假如这世界真是个人吃人的世界，他们就正是专吃人的。

他们流血、拼命、动刀子，非但吭都不吭一声，甚至连眉头都不会皱。

但现在他们已皱起了眉。

一个脸上长满青渗渗的须渣大汉，手里紧握着他的斧头，厉声问：“朋友是哪条路上的，为什么来淌这趟浑水。”

波波笑了。

在这种时候，她居然笑了。

“我不是你们的朋友，在这里我连一个朋友都没有，也没有掉下水，只不过刚巧路过而已，你们难道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了？”

别人实在看不出来。

这丫头长得确实不难看，假如在平时时候，他们每个人都很有兴趣。

但现在并不是平时时候，现在是拼命的时候，为了十万现大洋的“货”在拼命。

十万以下的货，“喜鹊”是绝不会动手的。

若在十万以上，就算明知接下这批货的是“老八股”，还是一样要拼命。

“喜鹊”能够窜起来，只因为他们拼命的时候，就是真拼命！

所以他们拼命的时候，就算有人胆子上真的生了毛，也绝不敢来管他们的闲事。

“老八股”的意思，并不是说他们有些老古董，而是说他们的资格老。

事实上“老八股党”正是这城市阴暗的一面中，最可怕的一股势力。

他们的天下，是八个人闯出来的。

八个人渐渐扩张到八十一个，八百个……

现在闯天下的八位老英雄已只剩下三位，虽然已在半退休的状况，但这城市大部分不太合法的事业，还是掌握在他们的手里。

他们有八位得意弟子，叫“大八股”，那脸上长满了青渗渗的胡渣子大汉，“青胡子”老六正是其中之一。

他的人就像他的斧头一样，锋利、残酷，专门喜欢砍在别人的关节上。

现在他显然很想一斧头就砍断这小丫头的关节。

“你真是路过的？”

波波在点头。

“从哪里来了往哪里去？”

“从来的地方来，往去的地方去！”波波昂起了头，好像觉得自己这句话说得很高明。

青胡子老大冷笑：“这么样说来，你也是在江湖上走过两天的人。”

“何止走过两天？”波波的头昂得更高：“就是千山万水，我也一个人走了过来。”

她并没有吹牛。

从她的家乡到这里，的确要走好几天的路，在她看来，那的确已经是千山万水了。

青胡子的脸色也变得严肃了起来，无论谁都知道，一个女孩子若敢一个人出来闯江湖，多多少少总有两下子的。

江湖人对江湖人，总得有些江湖上的礼数。

“却不知姑娘是哪条路上的？”

“水路我走过，旱路我也走过。”

“姑娘莫非是缺少点盘缠？”

波波拍拍身上的七块现大洋：“盘缠我有的是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青胡子整张脸部发了青。

“难道姑娘想一个人吞下这批货？”

“那就得看这是什么货了！”波波又在笑：“老实说，现在我的确有些饿，就算要我一口吞下个鸡蛋，也不成问题。”

这丫头似通非通，软硬不吃，也不知是不是在故意装糊涂。

青胡子老大的眼睛里现出了红丝。

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叫波波？”

“波波”

“不错，波波，你难道没听说过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汽车你看见过没有？”

“汽车？”

波波用一双手比着，好像在开汽车：“波波，波波，汽车来了，大家闪开点。”

这丫头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有神经病了还是在故意找他们开心，吃他们豆腐。

波波却笑得很甜：“我就是辆小汽车，我来了，所以你们就得闪开，不许你们再在这里打打杀杀的。”

小汽车。

这丫头居然把自己看成一辆小汽车。

也不知是谁在突然大喝：“跟这种十三点哆嚷什么？先把她废了再说！”

“你们自己打自己难道不够？还想来打我？”波波双手插起了腰，道：“好，看你们谁敢来动手！”

的确没有人过来动手。

谁也不愿意自己去动手，让对方占便宜。

波波更得意了：“既然不敢来动手，为什么还不快滚？”

她实在是个很天真的女孩子，想法更天真。

青胡子老大突然向旁边一个穿白纺绸大褂的年轻人道：“胡老四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胡老四就是“喜鹊帮”的老四胡彪，一张脸青里透白，白里透青，看来虽然有点儿酒色过度的样子，但手里的一把刀却又快、又准、又狠。

“你看怎么样？”胡彪反问。

他很少出主意，就算有主意，也很少说出来。

青胡子老大沉声道：“咱们两家的事先放下，做了这丫头再说！”

胡彪的回答只有一个字：“好！”

一个字也是一句话。

江湖上混的人，说出来的话就像是钉子在墙上，一个钉子一个眼，永

无更改。

波波忽然发现所有的人都向她围了过来。

远处也不知从哪里照着来一丝阴森森的灯光，照在这些人脸上。

这些人的脸好像全都变成了青的，连脸上的血都变成了青的。

波波还是用双手插着腰，但心里却多少有了点恐惧：“你们敢怎么样？”

没有人回答。

现在已不是动嘴的时候。

动手！

突然间，一条又瘦又小的青衣汉子已冲了过来，手里的刀用力刺向波波的左胸心口上。

他看来并不像是个很凶的人，但一出手，却像是条山猫。

他手里的刀除了敌人的要害外，从来不会刺到别的地方去。

因为他自己知道，像他这种瘦小的人，想要在江湖中混，就得要特别凶、特别狠。

波波居然一闪身就避开了，而且还乘机踢出一脚，去踢这汉子手里的刀。

她也没有踢到。

但这已经很令人吃惊，“拼命七郎”的刀，并不是很容易躲得开的。

已有人失声而呼！

“想不到这丫头真有两下子！”

波波又再昂起了头，冷笑着道：“老实告诉你们，石头乡附近八百里地的第一把好手，就是本姑娘！”

这句话也说得并不能算太吹牛。

她的确是练过的，也的确打过很多想动她歪主意的小伙子，打得他们落荒而逃。

但那并不是因为她真的能打，只不过因为她有个名头响亮的爸爸，还有个好朋友。

别人怕的并不是她，而是她这个朋友和赵大爷的名头。

只可惜这里不是石头乡。

青胡子老大和胡彪对望了一眼，都已掂出了这丫头的份量。

老江湖的眼，本就毒得像毒蛇一样。

胡彪冷笑。

“老毛，你一个人上！”

他已看出就凭“拼命七郎”的一把刀，已足够对付这丫头了。

有面子的事，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兄弟露脸？

“拼命七郎”的脸部连一点表情也没有，冷冷的看着波波。

波波也在冷笑，“你还敢过来了”

“拼命七郎”不开口。

他一向只会动刀，不会开口 他并不是个君子。

他的刀突又刺出。

波波又一闪，心里以为还是可以随随便便就将这一刀避开。

谁知一刀竟是虚招。

刀光一闪，本来刺她胸口的一把刀，突然间就已到了她咽喉。

波波连看都没有看清楚，除了挨这一刀，已没有别的路好走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有样东西从黑暗中飞过来，“叮”的，打在刀背上。刀竟被打断了。一样东西随着半截钢刀落在地上，竟只不过是把钥匙。

四

“拼命七郎”的刀，是特地托人从北京带回来的，用的是上好的百炼精钢。

他的出手一向很快，据说快得可以刺落正在飞的苍蝇。但这柄钥匙却更好，而且一下子就打断了这柄百炼精钢的好刀。“拼命七郎”很少有表情的一张脸，现在也突然变了。波波的心却还在“扑通扑通”的跳。

左面有一堆木箱子。

木箱子的黑影里，站着一个人，一个全身上下都穿黑的人。

他静静的站在那里，动也没有动。

黑暗中，波波也看不见他的脸，但却忽然觉得这个人很可怕。

这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这一辈子几乎从来就没有怕过任何人。

她当然也不懂有些人天生就带着种可怕的杀气，无论谁看见都会觉得可怕的。

连“拼命七郎”都不由自主后退了两步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黑暗中这个人发出的声音不是回答，是命令：“滚，喜鹊帮的人，全都给我滚！”

突然有人失声而呼：“黑豹。”

“老八股党”的人精神立刻一振。

胡彪的脸色却变了，挥了挥手，立刻有十来个人慢慢的往后退。

刚退了两步，突又一齐向黑暗中那个人大吼着冲了过去。

十来个人，十来把刀。

最快的一把刀，还是“拼命七郎”的刀——一个像他这样的人，身上当然不会只带一柄刀。

黑暗中这个人的一双手却是空的，只不过有一串钥匙。

钥匙在“叮叮当当”的响，这个人却还是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。

“老八股党”的弟兄们已准备替他先挡一挡这十来把刀。

青胡子老大却横出了手，挡住了他们，冷笑着通：“先看他行不行？不行咱们再出手。”

这句话还没有说完。已有一个人惨呼着倒下去。

动也不动的站在黑暗中的这个人，忽然间，已像是豹子般跳起。

他还是空着手的。

但他的这双手，就是他杀人的武器。

他的出手狠辣而怪异，明明一拳打向别人胸膛上，却又突然翻身，一脚踢在别人胸膛上。

然后就又是一串骨头碎裂的声音。”拼命七郎”的刀明明好像已刺在他

胸膛上，突然间，手臂已被撑住。

接着，就又是“格”的一响。

“拼命七郎”额上已疼出冷汗，刚喘了口气，左手突又抽出柄短刀，咬着牙冲过去。

他打架对真是不要命。

只可惜他的刀还没有刺出，他的人已经被踢出一丈外。

胡彪终于也咬了咬牙，挥手大呼，“退！”

十来个人还能站着的，已只剩下六七个，六七个人立刻向后退。

青胡子老大扬起斧道：“追！”

“不必追！”这个人还站在黑暗里，声音也是冷冰冰的。

青胡子瞪起了眼：“为什么不追？”

“二爷要的是货，不是人！”

青胡子老大怒声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谁在管的？”

黑衣人道：“本来是你。”

青胡子老大道，“现在呢？”

黑衣人的声音更冷，“现在我既然已来了，就归我管。”

青胡子大怒：“你是里面的人，谁说你可以管外面的事？”

“二爷说的。”

青胡子突然说不出话了。

黑衣人冷冰冰的声音中，好像又多了种说不出的轻蔑讥嘲之意：“但功劳还是你的，只要你快押着这批货回去，就算你大功一件。”

青胡子怔在那里，怔了半天，终于跺了跺脚，大声吩咐：“回去，先押这批货回去！”

五

风从江上次过来，冷而潮湿。

月已高了，那巨大的铁钩，却还是低垂在江面上。

月色凄迷。

远处有盏灯，灯光和月光都照不到这神秘的黑衣人的脸。

他静静的站在那里，面对着波波，只有一双眼睛在发着光。

这双发光的眼睛，好像也正在看着波波。

波波忽然感觉到有种无法描叙的压力，压得她连气都透不过来。

过了很久，她总算说出了三个字：“谢谢你。”

“不必。”

……

波波忽然觉得已没什么话好说了。

她本是个很会说话的女孩子，但这个人的面前，却好像有道高墙。

她只能笑一笑，只能走。

谁知道奇怪的人却突然说出了一句让她觉得很奇怪的话，“你不认得我了？”

波波怔了怔：“我应该认得你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认得我？”

黑衣人的声音中竟有了很奇妙而温暖的感情，甚至仿佛在笑：“你是辆小汽车！”

波波张大了眼睛，看着他，从头看到脚，以脚再看到头。

月更亮，月色已有一线照在他脸上。

他的脸轮廓分明，嘴很大，颧骨很高，不笑的时候，的确很可怕。

但波波以前却看过他的笑，时常都看到他在笑。

她的眼睛突然亮了，比月光更亮。

她突然冲过去，捉住了他的手：“原来是你，你这个傻小子！”

六

江上的风虽然很冷，幸好现在已经是三月，已经是春天了。

何况，一个人的心里若是觉得很温暖，就算是十二月的风，在他感觉中也会觉得像春风一样。

波波心里就是温暖的。

能在遥远而陌生的异乡，遇见一个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朋友，岂非正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

江水在月光下静静的流动，流动不息。

时光也一样。

你虽然看不见它在动，但它却远比江水动得更快。

波波轻轻的叹息：“日子过得真快，我们好像已经有十年没有见过面了。”

“七年，七年另三个月。”

波波嫣然：“你记得真清楚。”

“我离开石头乡的那一天，正在下雪，我还记得你们来送我。”

他的目光深沉而遥远，好像在看着很远的地方。

那地方有一块形状很奇特的大石头。

两个十七八罗的少年人，和一个十二三罗的小女孩，就是在那块石头下分手的。

波波的睛波仿佛已到了远方。

“我也记得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晚上。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要你在我家过了年再走，你偏偏不肯。”

“年不是我过的，是你们过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他没有回答，他的眼睛却更深沉。

一个贫穷的孤儿，在过年的时候看着别人家的温暖欢乐，心里是什么滋味？

他知道，波波却绝不会知道。

波波在笑，她总是喜欢笑，但这次却笑得特别开心：“你还记不记得，有次你用头去撞那石头，一定要比比是石头硬，还是你的头硬。”

这次他也笑了。

波波又接着道：“自从那次之后，别人才开始叫你的傻小子的。”

“但现在却没有人叫我傻小子了。”

“现在别人叫你什么？”

“黑豹！”

黑豹

—

黑豹。

每个人都叫他黑豹。

因为每个人都知道，野兽中最矫健、最强悍、最残忍的就是黑豹！

锅盖移开时，蒸气就像雾一样升了起来。

卖面的唐矮子用两根长竹筷，一下子就挑起了锅里的面，放在已加好佐料的大碗里。

他用这两根长竹筷子时候，简直比外科医生用他们的手术刀还要纯熟。

桌上已摆着切成一丝丝的猪耳朵，切成一片片的卤牛肉，还有毛肚、肿肝、香肠、和卤蛋。

面是用小碗装的，加上咸菜、酱油、芝麻酱，还有两根青菜。

那味道真是香极了。

波波在咽口水，直到现在，她才想起从中午到现在还没有吃过饭。

“这面我至少可以吃五碗。”

黑豹看着她，等她吃下第一个半碗，才问她：“你今天才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一个人来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波波的嘴还是没有功夫说话，她觉得这个城市里每样东西都比家乡好得多，甚至连面的滋味都不同。

“这叫做什么面？”

“四川担担面？”

“这里怎么会有四川的面？”

“这地方什么都有。”

波波满足的叹了口气：“我真高兴我能够到这地方来。”

黑豹的嘴角又露出那种奇特的微笑：“你高兴得也许还太早了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里是个吃人的地方。”

“吃人？什么东西吃人。”

“人吃人。”

波波反而笑了：“我不怕。”她笑得明朗而愉快。还是像七年前一样，“若有人敢吃我，不噎死才怪。”

黑豹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目光又落入遥远处的无边黑暗中。

波波开始吃第二碗面的时候，他忽然问：“小法官呢？”

波波没有回答，埋着头，吃她的面，吃不两根，忽然放下了筷子，那

双春月般明亮的眼睛里，仿佛忽然多了一层秋雾。

雾中仿佛已出现了一个人的影子，高大、明朗、正直、愉快。

小法官。

他当然不是真的法官，别人叫他小法官，也许就因为他的正直。

他叫罗列。

他就是那年除夕之夜，在石头下送别黑豹的另一个少年。

他们三个人是死党。

两个男孩子对波波，就好像两片厚蚌壳保护着一粒明珠。

“小法官，他……”波波眼睛里的雾更浓：“我也有很久没有看见他了。”

黑豹看着她眼睛里的雾，当然也看出了雾里藏着些什么。

一个女孩子若是对一个男孩子有了爱情，就算全世界的雾也掩饰不住。

“嗯。”

“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
“也快三年了。”

那时波波已十七岁，十七岁的女孩子，正是爱得最疯狂、最强烈的时候。

黑豹的眼睛更黑，过了很久，才慢慢的说，“他不该走的，他应该陪着你。”

波波垂下头，但忽然又很快的抬了起来，用很坚决的声音说：“可是他一定要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不愿意一辈子老死在石头乡，我……我也不愿意。”

波波的眼睛里又发出了光，很快的接着说：“像他那样的人，在别的地方，一定有出路。”

黑豹点点头：“不错，他一向不是傻小子，他绝不会用自己的脑袋去撞石头，因为他知道石头一定比脑袋硬。”

波波笑了。

黑豹也笑了。

波波笑着道：“其实他也并不是个真的傻小子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他总是说你非但一点也不傻，而且比谁都聪明，谁若认为你是傻小子，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傻小子。”

“你相信他的话？”

“我当然相信。”波波的笑容又明朗起来，道：“你们一起长大，一起练功夫，一起打架，谁也没有他了解你。”

“他的确很了解我。”黑豹同意道：“因为他比我强。”

“但你们打架的时候，他总是打不过你。”

黑豹笑了笑：“可是我们打架的法子，却有一大半是他创出来的。”

他们练的功夫叫“反手道。”

那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用的招式，全是反的。

在拳法中本来应该用左手，他们偏偏要用右脚。

应该用左腿的时候，他就偏偏要右手。

“你们打架的那种法子，我也学过。”这一点波波一向觉得很得意。

“只要你练得好，那种法子的确是一种有效的法子。”

波波也同意。她刚才就看见了用那种法子来打人的威风。

黑豹微笑着：“只可惜你并没有练好，所以你千万不能再去多管别人的闲事，尤其是在这里，这里的人吃人是绝不会被骨头噎死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波波噘起了嘴，满脸都是不服气的样子。

“因为他们吃人的时候，就会连骨头也都一起吞下去。”

波波还是不服气，但想起刚才“拼命七郎”的那柄刀，也只好将嘴里要说的话咽下去，

何况她心里边有一句更重要的话要问。

“我爹爹在哪里？”

“你在问我？”黑豹好像觉得很奇怪。

“我当然是在问你，你已来了七年，难道从来也没有听见他的消息？”

“从来也没有。”

波波第一次皱起了眉，但很快的就又展开。

黑豹当然不会知道他爹爹的消息，他们根本就不是同一阶层的人，当然也不会生活在同一个圈子里。

“你是来找我爹爹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只怕并不容易，”黑豹在替她担心：“这是个很大的地方，人很多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波波自己并不担心。反正我今天才刚到，时间还多得很。

“你准备住在哪里？”

“现在我还不知道，反正总有地方住的。”这世上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能让她担心的事。

黑豹又笑了。

这次他笑的时候，波波才真正看见七年前那个傻小子。

所以她笑得更开心，“反正现在已找到了你，你总有地方让我住的。”

二

这个旅馆并不能算很大，但房间却很干净，雪白的床单，发亮的镜子，还有两张大沙发。

沙发软极了，波波一坐下去就再也不想站起来。

黑豹却好像还是觉得有点抱歉：“时候太晚，我已经只能找到这地方。”

“这地方已经比我家舒服一百倍了。”波波的确觉得很满意，因为她已经发现床比沙发更软，

“你既然喜欢，就可以往这里住下来，高兴住多久，就住多久。”

“这地方是不是很贵？”

“不算贵，才一块钱一天。”

“一块大洋？”波波吓得跳了起来。

黑豹却在微笑：“可是你用不着付一毛钱，这地方的老板是我朋友。”

波波看着他，有点羡慕，也有点为他骄傲：“看起来你现在已变成了个很有办法的人。”

黑豹只笑了笑。

“你刚才说的那位二爷呢？”

“他也许已经可以算是这地方最有办法的人。”

“他姓什么？”

“姓金，有的人叫他金二爷，也有的人叫他金二先生。”

“大爷是谁呢？”波波心里又充满希望——大爷会不会是赵大爷？

“没有大爷，大爷已死了。”

“怎么死的？”波波的希望变成了好奇。

“有人说是病死的，也有人说是被金二爷杀死的。”黑豹的脸又变得冷漠无情：“我说过，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。”

像波波这么大女孩子，听到这种事，本来应该觉得害怕的。

可是她反而笑了，道：“幸好你还没有被他们吃下去。”

她笑的时候绝不像是辆汽车。

事实上，她全身上下唯一像汽车的地方，就是她的一双眼睛。

她的眼睛有时真亮得像是汽车前的两盏灯。

“你是金二爷的朋友？”她忽然又问。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“是他的保镖。”

“保镖，

“保镖的意思就是打手，就是专门替他去打架的人。”

黑豹的眼睛，仿佛露出种很悲伤的表情：“一个人为了要吃饭，什么事都得做的。”

波波忽然跳起来，用力拍他的肩，大声道：“做保镖也好，做打手也好，都没关系，反正你还年轻，将来说不定也会有人叫你黑二爷的。”

黑豹这次没有笑，反而转过身。

窗子外面黑得很，连霓虹灯的光都看不见了。

黑暗的世界，黑暗的城市。

黑豹忽然道，“这城市敢跟金二爷作对的，只有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喜鹊。”

“喜鹊？一只鸟？”波波又在笑，

“不是鸟，是个人。”黑豹的表情却很严肃：“是个很奇怪的人。”

“你见过他？”

“没有，从来也没有人见过他，从来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波波的好奇心又被引来了。

“因为他从来也不露面，只是在暗中指挥他的兄弟，专门跟金二爷作对。”

“好像有不少。”黑豹道：“刚才你见过的那批用刀的人，就全都是他的兄弟。”

“那批人也没什么了不起。”波波撇撇嘴：“除了那个瘦小子还肯拼命之外，别的人好像只会挨揍。”

“你错了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他的兄弟里，最阴沉的是胡彪老四，花样最多的是老二小诸葛，功夫最硬的是红旗老幺，但最可怕的，还是他自己。”

“想不到你也有佩服别人的时候。”

黑豹的表情更严肃：“我只不过告诉你，下次遇见他们这批人，最好走

远些。”

“我才不怕。”波波又昂起了头：“难道他们真能把我吃下去。”

黑豹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知道现在无论再说什么都没有用的。

他很了解这辆小汽车的毛病，

所以他转过身：“我只想要你明白，现在我已不能像以前那样，天天陪着你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波波笑着道：“你既不是我的保镖，又不是我的丈夫，现在我们又都长大了。”

黑豹已走到门口，忽又转身：“你最近有没有他的消息？”

“他当然就是罗列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也不知道他在哪里？”

波波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他走的时候，并没有告诉我他要到哪里去，只不过告诉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”

她的声音里并没有悲伤，只有信心。

她信任罗列，就好像罗列信任她一样——“无论等到什么时候，我都会等你回来的。”

这是他们的山盟海誓，月下蜜语，她并没有告诉黑豹，也不想告诉任何人。

但是黑豹当然听得出她的意思。

他开门走出去。

三

门还是开着的。

波波躺在床上，心里觉得愉快极了。

她到这城市来才只不过一天，虽然还没有找到她的父亲，却已找到了老朋友。

这已经是个很好的开始。

何况还有明天呢！

说不定明天她就能打听到她父亲的下落，说不定明天她就会得到罗列的消息，说不定……

又有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些什么事。

“明天”永远都充满了希望，就因为永远有“明天”，所以这世上才有这么多人能活下去。

只可惜今天已快结束了。

现在波波只想先痛痛快快的洗个澡，再舒舒服服的睡一觉，

“你若要叫人做事，就按这个铃。”

叫人的铃就在门上。

铃一响，就有人来了。

女侍的态度亲切而恭敬，旅馆老板跟黑豹的交情好像真不错。

波波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也变成了个很有办法的人，她实在愉快极了。

浴室就在走廊的尽头，虽然是这层楼公用的，但是现在别的客人都已经睡了，所以波波也用不着等。

女侍放满了一盆水，拴起了窗子，陪着笑：“毛巾和肥皂都在那边的小

柜子里，赵小姐假如怕衣服弄湿，也可以放到柜子里去。”

波波忽然从身上掏出了一块大洋道：“这给你做小帐。”

她听说过，在大城市里有很多地方都得给小帐，给一块钱她虽有点心痛，但一个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，总是会大方些的。

等她脱光了衣服，放进柜子，再跳进浴盆后，她更觉得这一块钱给的一点也不冤枉。

水的温度也刚好。

这城市里简直样样都好极了。

她用脚踢着水。

“波波，汽车来了。”

看着她自己健康苗条的躯体，她自己也觉得这辆汽车实在不错，每样零件都好得很。

事实上，她一向是个发育很好的女孩子而且发育得很早。

所以她又想到罗列。

她的脸忽然红了。

罗列走的那一天，是春天。

他们躺在春夜的星光下，躺在春风中的草地上。

星光灿烂，绿草柔软。甚至仿佛比刚才那张床还要柔软。

罗列的手就停留在她自己的手现在停留的地方。

他的手虽然粗糙，但他的动作却是温柔的。

她听得出他的心在跳，她自己的心跳得更快。

“我要你，我要你……”

其实她也早已愿意将一切全都交给他，但她却拒绝了。

“我一定是你的，可是现在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……你不喜欢我？”

“就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才要你等，等到我们结婚的那一天

罗列没有勉强她，他从来也没有勉强她做过任何的事。

可是现在，她自己反而觉得有点后悔了。

陌生的地方，软绵绵的手，软绵绵的水……

她忽然从水里跳起来。

水太软，也太温暖。

她不敢再泡下去，也不敢再想下去。

“躺在床上会不会想呢？”

她没有仔细研究，反正那已是以后的事了，现在她只想赶快穿回衣裳。

衣裳已放到那小柜子里去。

她匆匆擦了擦身子，打开那小柜子的门，

她突然怔住。

小柜子里一双袜子都没有，她的衣服已全都不见了。

就好像变魔术一样，忽然就不见了。

衣服是她自己放进柜子的，这浴室里绝没有别人进来过。

柜子里的衣服哪里去了呢？

她想不通。

想不通的事，往往就是可怕的事。

波波已能觉到自己背脊上在冒冷汗。

她当然不会想到这柜子后面还有复壁暗门，也不会想到大都市中的旅馆，看来无论多华丽干净，也总有它黑暗罪恶的一面。

她只觉得恐惧，

一个女孩子在赤裸着的时候，胆子绝不会像平时那么大的。

幸好门和窗子还都关得很紧，但是浴室距离她的房门还有条很长的走廊，她这样子怎么能走得出去，

她想用毛巾裹住身子，毛巾又太短、太小。

窗帘子呢？

她正想去试试看，但窗外却忽然响起了两个人说话的声音：

“一个女孩子洗过澡，忽然发现衣服不见了，那怎么办。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没关系？”

“因为她不是女孩子，是汽车。”

“不错，汽车是用不着穿衣服的。”

然后就是一阵大笑。

笑的声头还不止两个人。

波波已退到浴室的角落里，尽量想法子用那条毛巾盖住自己，大声问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们也不是人，只不过是一群喜鹊而已。”

“喜鹊！”波波的心沉了下去。

“喜鹊一向报喜不报忧，我们正是给赵小姐报喜来的。。

这声音阴沉而缓慢，竟有点像是那胡彪老四的声音。

波波忍不住问：“报什么喜？”

“赵小姐的衣服，我们已找到了。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就在我们这里。”

“快还给我！”波波大叫。

“赵小姐是不是要我们送进去？”

“不行！”波波叫的声音更大。

“既然不行，就只好请赵小姐出来拿了。”

他们当然知道波波是绝不敢自己出去拿的。

窗外立刻又响起一阵大笑声。

波波咬着牙，只恨不得把这些人就像臭虫般一个个捏死。

她现在只想先冲过去撕下窗帘，包起自己的身子再说。

但这时她发现窗帘忽然在动，竟像是被风吹动的。

窗子既然关着，哪里来的风？

门上也有了声音，

一柄薄而锋利的刀，慢慢的从门缝里伸了进来，轻轻一挑。

“格“的一响，门上的钩子就开了。

波波怒吼：“你们敢进来，我就杀了你们！”

“用什么杀？用你的嘴？还是用你的……”说话的声音阴沉而淫猥。

波波没法子再听下去，只有用尽平生力气大叫。

但现在她总算已知道，无论叫的声音多大，都没有用的。

她已看见门和窗子突然一起被撞开，三个人一起跳了进来。

三个人的手上都有刀，其中一个正是那脸色发青的胡彪。

波波反而不叫了，也没有低下头。

她反而昂起了头，用一双大眼睛狠狠的瞪着他们。

“你们想怎么样？”

胡彪阴森森的笑着：“老实说，究竟想怎么样，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。”

他的眼睛在波波身上下不停的搜索，就像是一把溅了油的刷子。

波波想吐。

浴室里的灯光太亮，毛巾又实在太小。

她的皮肤本来是一种健康的古铜色，但在这种灯光下看来，却白得耀眼。

她的腿很长，很结实，曲线丰润而柔和。

她的腰纤细。

波波一向很为自己的身材骄傲，但现在却恨不得自己是个大水桶。

胡彪眼睛里露出了满意的神色：“你们看这丫头怎么样？”

“是个好丫头。”

“我们是先用用她？还是先做了她？”

“不用是不是太可惜？”

“的确可惜。”

波波几乎已经想冲过去，一巴掌打烂这张脸。

只可惜她的手一定要抓住毛巾，一定要抓紧，

但就在这时候，胡彪已突然一个箭步窜过来，刀光闪动，向她的毛巾上挑了过去。

他的刀也许没有“拼命七郎”那么狠，那么快，但运用得却更熟练。

波波想一脚踢飞这柄刀，可是现在她的腿又怎么能踢得起来？

她毕竟还是个女孩子。

她忽然想哭。

刀锋划过去的时候，另外两个人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
突然间，“叮”的一响。

一样东西斜斜的飞过来，打在胡彪的刀上。

一把钥匙！

四

一把发光的黄铜钥匙，

胡彪铁青的脸已扭曲，霍然转身。

窗帘还在动。

三个人的眼睛一齐瞪着窗子，钥匙的确是从窗外打进来的。

但人却从门外冲了进来。

一个皮肤很黑，衣服更黑的人，漆黑的眼睛里，带着种说不出的剽悍残酷之色。

他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发出任何声音。

片刻奇异的沉寂后，浴室里听到的第一种声音，就是骨头断折的声音。

一个人手里的刀刚挥出，手臂已被反擦到背后，“卡嚓”一响，

另一个人想夺门而逃，但黑豹的脚已反踢出去，踢在他的腰上。